

象郡牂柯和夜郎的關係

勞 幹

對於名實的關係，許多事物是同名異實的，許多事物是同實異名的，也有許多事物是名實之中一部分相關但不完全相等。在這許多名實繚繞的紛紜狀態之中，許多糾紛和誤會便由此產生。秦有象郡，漢武帝也曾設象郡；漢武帝時有夜郎國；漢書地理志牂柯郡也有一個夜郎縣爲牂柯都尉治所。然而秦的象郡不應誤爲漢的象郡；牂柯郡的郡界雖以夜郎國境爲基礎，但也不是就等於夜郎國，郡治故且蘭也並非夜郎國都。

（甲） 秦的象郡和漢的象郡

秦的象郡應當在越南境內，這是一個用不着懷疑的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遺戍。』注韋昭曰：『今日南。』漢書地理志：『日南，故秦象郡。』晉書地理志：『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盧容，象郡所居。』可見秦象郡在漢的日南，史家相承，向無異說。

至於象郡的地望，可以盧容爲中心來推定。盧容所在，水經溫水注云：『……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盧容縣西，古郎究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冷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城北。』又云：『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又云：『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照這幾段說來，盧容的方位是可以從：（1）四會浦，

(2) 盧容浦，(3) 區粟城等處來推定的。區粟城的坐落在水經注溫水注中也說到的。法國人鄂盧梭 (Leonard Arouseau) 對於喬治·馬司帛洛 (Georges Maspero) 占婆史 (Le Royaume de Champa) 的書評 (河內遠東法國校刊一九一四年十四卷九號，馮承鈞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篇有譯文，題爲占城史料補遺。) 認爲『郎湖就是名曰 Câu-hai 的大海湖之東湖，四會浦就是順安 (Thuân-an) 海口，盧容浦就是 Câu-hai 湖在 Chu-may 西岬北邊的入海口。……古之區粟近在承天府河之南，就在今日 Ban bô 地方。嗣德陵通道所橫斷廢址之中。』這一個遺址在順化附近是一個最重要的遺址，可以證明爲漢代日南郡的西捲城和水經注所稱的區粟城的。照水經注所記盧容城約在區粟城的近處，且同在一個三角洲。此處即現在越南京城順化所在，因此秦的象郡也不妨以順化爲中心來推定他的地域。

此外，照晉書地道記，晉的盧容浦口爲秦象郡的象林，這和漢代象林縣應在現在越南的廣南 (Quang-nam) 以南數十公里的 Dong-duong，是不同的，這又是一個同名異地的事。

現在再討論象郡的設置。秦時略取陸梁地，設南海，桂林，象郡。趙佗時仍前境域。漢武帝始分爲九郡。史記南越列傳云：『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佗)行南海尉事。……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書南粵傳云：『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真，日南，九郡。』所以秦的三郡，即漢的九郡，象郡的領域當然在此九郡之中，而不應當在九郡之外。

但是漢武帝却也曾經在九郡之外設了一個象郡。按着地域說來，大都爲夜郎國境。夜郎是西南夷，象郡是舊陸梁地，兩處本有分別。並且史記明說趙佗擊并象郡，而南越對於西南夷，却是：『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記西南夷列傳。) 這樣顯然象郡不是西南夷。因此我們決不應當將二者來混爲一談。

誤解古書把秦象郡認爲即漢象郡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法國亨利·馬司帛洛，(Henri Maspero)，他的論文在河內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一六年第十六卷四九至

五五葉，一個是日本佐伯義明，(Y. Saegi) 他的論文見於一九二八年史學雜誌三十九卷十號。他們根據的不外下列四條：

- a. 漢書昭帝紀，元鳳五年（前七六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
- b. 山海經海內東經，沅水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
- c. 山海經海內東經，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
- d. 漢書高帝紀注，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里。

這四條的根據，歷來談到象郡問題的都不相信，例如齊召南在清殿本漢書所附的考證說：

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後屬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證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也。

至於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全祖望的漢書地理志稽疑，吳卓信的漢書地理志補注，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王國維的秦漢郡考，也都不承認這幾條的真實性。法國人鄂盧梭的秦初平南越考（Leonard Aurousseau: La Première Conque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s. 有馮承鈞譯本）也是不承認有北方的象郡的。

鄂盧梭的理由較為具體。他認為在這四條理由之中，最有力是昭帝紀的一條，但這一條是毫無根據的。山海經的兩條也不可靠。因為山海經是一部奇異而迷罔的書，四庫全書便把他列在子部小說之內。此書或成於西漢時代，最早的本子當在一世紀下期，惟自此以後，屢經改竄，若是僅僅根據此書的材料考訂古代的政治地理，是一種危險的事。至於茂陵書的一條。他以為昔日的臨塵，在今廣西南寧之西，前漢時為鬱林郡的一個屬縣，從長安到南寧，其距離要不過一千至兩千公里之間，別言之即兩千到四千華里。茂陵書說萬七百五百里，數目太大了。不過里數似乎比地名難錯些，所以錯誤應當在地名上，即臨塵乃由臨邑而誤，臨邑即是林邑。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云：『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所以臨邑即林邑，二字同音，例可通段。因此他的結論認為此四條都不可信據，他主張『毅然將此文屏除』。

但這能算這一個問題的最後結論嗎？當然不是。用這樣手續來處理這個問題當然還有漏洞。第一，漢代既無象郡，為甚麼昭帝紀忽然竄入這一條，未免太突兀了。只說不可信賴而不能充分說明這條所以能夠出現的理由，還不能使人心服。第

二，據山海經的兩條，和戰國及秦代情況不合，自然非戰國及秦代舊文，其爲漢武帝時期以後的人竄入，也可以說不致有多大問題。但假設武帝時並無象郡，又何爲忽然參入此二條不屬於神話範圍的地理記載，而且以地望來說，也和昭帝紀所稱應爲接近鬱林和牂柯者冥若符契的相合？所以更不應當用『偶然現象』來解釋，說是都不可信據便算了事。第三，數目字的錯誤和名稱上的錯誤，機會至少相等，決不能說數目字難得錯誤些。據一般地理書來看，數目字或者更容易錯誤。況西漢日南郡治在盧容，不在林邑，並且西漢亦無林邑一個地名，只有象林縣，到後來二百餘年之後，林邑建國才有林邑一名，在茂陵書中無從預見『林邑』二字，更無從錯寫成『臨邑』，再從『臨邑』錯寫成『臨塵』。

因此，我們實在不敢因爲有一二處疑點，便對古代材料輕下斷語，說他是不可信。固然，秦的象郡在越南境內，是一個確然無疑的事；但漢的象郡在貴州和廣西之間，却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關於漢代的象郡爲甚麼不和秦代的象郡設到同一的地方，雖尙不能有最堅確的解答。揣測起來，似乎最近情理的可能，便是武帝通西南夷的目的，爲的是要平定南越，因此便在西南夷中最接近南越的地方，也設置一個象郡。這種相似的例子在三國和南北朝很容易找到。所以漢武帝象郡的設置應在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唐蒙通西南夷之後，而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平定南越之前。到南越既定，南越的象郡分成三郡，各立嘉名。未平南越以前在今貴州廣西一帶設置的象郡，便乃保存着象郡之名，一直到昭帝時代。

但漢通西南夷分兩個時期。在建元時因爲北方的情形還很嚴重，對於西南夷只能作初步的經營，此爲第一個時期。史記西南夷列傳云：

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六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屬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笮邛可置郡，相如以郎中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及（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所以武帝通西南夷的動機，實在是爲的利用牂柯江在南越上游，藉此可以爲伐越的準備的原故。因此，在西南夷設立一個和南越境界同名的象郡，是可能的。不過在開通西南夷的初期，在西南夷只有一個『稍自葆就』的犍爲郡，其夜郎境內只有一都尉兩縣，若說還有一個象郡，似乎對當時的史實不合。

到元鼎六年（前一——年），南越反，漢對西南夷才作一個總的整頓。史記西南夷列傳又云：

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卽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者，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既滅，還誅反者。夜郎侯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以西白馬爲武都郡。

可見在伐南越時，還只有犍爲郡，牂柯越巂各郡還是平越人之後才有的，象郡自然談不到，因此說象郡是平南越以前設立的，根據就不充分了。又漢書西南夷傳說：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粵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

蘭。（按且蘭當從史記作頭蘭，史記於反者作且蘭，而隔滇道者作頭蘭，明屬兩地，漢書俱作且蘭，蓋淺人妄改。）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邛都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太史公論曰：『後掄剽二方，率爲七郡』。集解：『徐廣曰，犍爲，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集解是依照本傳以前所述的，恰爲七郡。中間並未提到象郡郡名。所以在平定南越的前後，均找不出來設置象郡的地位。因此對於象郡認爲是平定南越以前或初定南越時所設置，都是不合於歷史記載的揣測。

我們對於歷史上兩種互相矛盾的記載，除非萬不得已，並且確有堅強的證據，不但不應當認爲兩種記載是『必有一誤』，並且也不能『增字』，『減字』，或『改字』的。倘若認爲漢的象郡是平南越時的越地，那就無從相合於史記南越尉佗列傳的『遂爲九郡』，此九郡在漢書已指明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共爲九郡，倘若認爲象郡是平西南夷時的西南夷地，也無從相合於史記西南夷列傳前後所記以及徐廣指出的七郡。總之，統合南越和西南夷地，在這九和七共十六郡之中，除非改字釋史，實不是找到容納象郡的地位，因此無法認爲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以前曾置有西南夷的象郡。

那麼，這一件事應當如何解決呢？在若干方面的夾縫中，只有一個可能的假設，那便是漢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設置西南夷境中的七郡，而昭帝元鳳五年（前七六年）罷去象郡。象郡的設立，便在此三十五之間。即象郡是武帝晚年或昭帝初年增置之郡，與舊日秦的象郡並無相承之處。

漢書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的一條材料，只說將象郡併入鬱林和牂柯，至於象郡在未設郡之前，其境是否屬於鬱林和牂柯，從這一條材料看，是無法知道。茂陵書所說象郡治臨塵，臨塵縣據漢書地理志是屬於鬱林郡的，與昭紀併象郡一部分入鬱林的記載相符，但未設郡之前和南越及與鬱林的關係，從這一條也不能知道。至於山海經的兩條，山海經本身當然要慎重審核，但這兩條和昭紀及茂陵書並無衝

突，未嘗不可以採用。其鄂盧梭所說隨時附益的話，按此書在劉向校書時即已凝固，決不可以說有東漢以後的人的附益。

山海經海內東經：『沅水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又海內東經：『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這兩條雖然也不能直接看出象郡和其他各郡的因革，但和昭帝紀及茂陵書互相參證，那就不難看出和西南夷境域的關係來。

鐔城，漢書地理志作鐔成，屬武陵郡，王先謙補注曰：

淮南人間訓，尉屠睢五軍：『一塞鐔城之嶺』，鐔城即鐔成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靖州，黔陽，綏寧，通道，會同，天柱縣地。故城在黔陽西南。』沅水篇：『旁溝水自牂柯故且蘭來，東至鐔成縣爲沅水，下入無陽』。

下雋，漢書地理志屬長沙國，王先謙補注曰：

一統志：『故城在沅陵縣東北』，後書馬援傳：『援征五谿，軍次下雋。』計其地當在澧州安鄉縣。然歷代地理志，俱以通城，巴陵，臨湘當之。馬援軍次下雋，進壺頭，去岳州武昌，相隔千里。即以沅陵爲下雋，亦屬可疑，下雋屬長沙，不應反在武陵西也。紀要：『巴陵縣本漢下雋縣地，故城在沅江縣東』，章懷注云：『在沅陵縣』，誤也。

王氏這裏的考訂是對的。照此說來，參以山海經的兩條。即沅水發源於故且蘭的旁溝水，東至黔陽縣附近的鐔城爲沅水，再到沅江縣以東的下雋入洞庭。至於鬱水所在，據水經溫水注：『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豚水東北流，……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牂柯郡治也。』所謂鬱水的大約等於現在的融江，下入柳州爲柳江。

上文所說的(1)臨塵(南寧附近)，(2)鐔成(黔陽附近)，(3)鬱水(融江)，再加上牂柯和鬱林兩郡的交界區域，漢象郡的大略範圍，也就不難知道。漢象郡的境界是從湖南西部的黔陽，跨過湖南，貴州，廣西三省的交界處，例如貴州的天柱，榕江，荔波；廣西的龍勝，三江，融縣等處。再按照臨塵的範圍，則宜山，南寧，百色，都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假若不然，那就在黔陽的鐔成和在南寧的臨塵，不能聯絡了。此外還有越南東京的宣光省在漢爲牂柯的西隨縣的，也應當屬於

在現在南寧的象郡郡治臨塵的象郡太守治下，因為臨塵是一個比較接近的郡治。

這幾處地方，漢時在作地理志根據的元始時代，鐔成是屬於武陵郡的；秦時武陵爲黔中郡（據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沅水注，並云武陵秦時爲黔中郡）。據淮南子問篇，鐔成爲秦時邊徼，應當即是黔中的邊徼。到漢時改黔中爲武陵，所以鐔成也是武陵的邊徼，因此象郡的鐔成應當是從武陵郡撥去的。至於天柱榕江等處地方，適當鬱水上游應即是且蘭故地。而百色附近，却爲漢句町縣，也就是句町侯國，後爲句町王國，的所在。所以漢的象郡，應當是夜郎平定之後，分夜郎國以外的南夷諸地，再加上武陵郡的鐔成而設的。

據以上的分析，象郡的來源不難明瞭，據史記和漢書西南夷傳，漢將南夷地方設立牂柯郡，其中包括的是夜郎，且蘭，和句町諸國，漢象郡既包含且蘭的一部分和句町，其從牂柯分來是很顯明的。其臨塵附近雖不知是否原屬鬱林，但以鐔成的例子看來，似乎有原屬鬱林的可能。並且從『象郡』的命名看來，似乎郡治的臨塵，從前爲南越的一部。

（乙） 牂柯與夜郎

牂柯的境域，大部分在現代的貴州省，這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再稍加推求。牂柯境內主要的是夜郎國的地方；夜郎國的境域是怎樣的，那便有問題了。

關於夜郎國的位置，只有據下列幾條史料來推求：

（a）漢書西南夷傳：唐蒙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b）後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在蜀郡徼外者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

這兩段雖然未將夜郎國的地位詳細指出來，但有幾個重要的啓示。

一，夜郎是在蜀郡徼外，不在巴郡徼外，即夜郎的境域當在今成都以南，不在今重慶以南。

二，夜郎旁的小邑漢共收爲犍爲郡。但犍爲的犍道（宜賓），江陽（瀘縣），據

華陽國志却是自蜀郡畫入。因此這些地方還應當在犍道及江陽之南。此外夜郎以北的邛都國，在入漢以後爲越巂郡當現在的西昌一帶。所以夜郎應當在現在西昌之南，而與現在宜賓，瀘縣等地相去不太遠。

三，通夜郎的大道是『自犍道指牂柯江』，犍道即現在的宜賓，從宜賓向南是雲南的東部和貴州的西部，所以夜郎應在此一帶。

因此，據以上的推論，對於夜郎境域的位置，自應假定爲『雲南和貴州之間』。

夜郎的位置現在可以大致知道了。現在再用水道和道里來決定，今舉出在下面：

- (a)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莽曰同亭。
- (b) 水經溫水，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注，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藁（按當在今雲南平彝），與迷水合（按即今白石江），水出益州之銅瀨縣（按即今雲南馬龍）談虜山，東逕談藁，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按即今雲南陸涼，昆澤即陸涼海子），又逕味縣（按即今雲南曲靖縣，王先謙以爲此句應在『又西逕昆澤縣』之前，甚是），縣，故滇國鄆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水差平和而無瘴毒。
- (c) 水經溫水注，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按頭蘭非且蘭，酈氏誤）。楚將莊躡沅伐夜郎，楫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矣。
- (d) 宋書地理志，寧州刺史。晉武帝太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寧，與古，雲南，永昌四郡立。……惠帝太安二年，復立。增牂柯，越巂，朱提，三郡。
- (e) 宋書地理志，『牂柯太守……去州一千五百里』。『萬壽令，晉武帝立』。『且蘭令，漢舊縣，云故且蘭，晉書地理志無』。
- (f) 宋書地理志，『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柯，朱

提，建寧立，去州一千』。『夜郎令，漢舊縣，屬牂柯』。

(g) 宋書地理志，『晉寧太守，……去州七百三十。建伶令，漢舊縣』。

根據以上水經注的材料，夜郎爲溫水和鬱水發源的地方，溫水爲今北盤江，鬱水爲今南盤江，都在今雲南和貴州兩省的交界處。即是在霑益，平彝，宣威，威寧各縣一帶發源。這和前節根據漢書和後漢書的西南夷傳假設夜郎國在雲貴之間正相符合。所以現在便將夜郎假定在霑益，平彝，宣威，威寧等縣地方，再按道里來決定那一個最合適。

道里的記載，只有宋書地理志的幾段，都是以寧州刺史及建寧太守所治城，味縣，爲標準的。味縣的故址，據清一統志說即在曲靖城西十五里平川中，舊名洪範川。雲南通志說，舊名三岔，故城遺址尙存。爨寶子碑即在此附近發現的。寶子是晉的建寧太守，這是很可以證明的。此外諸言地理沿革的，也並無若何有力的異說。所以晉宋的建寧郡治在現今曲靖附近，可以說並無多大問題了，因此以這一個地方來作道里的標準是可以的。

現在便以道里的遠近來決定夜郎的坐落。宋書地理志所記道里當然是劉宋的尺度標準，未嘗不可以折合現在的道里，不過這一帶是山地，決不能輕易折合公路的數目，或驛路的數目；只能用宋代的附近地方的道里比較推勘，或者較爲近似些。據宋書地理志，夜郎郡去州一千里，晉寧郡去州七百二十里，即夜郎與晉寧去州距離之比，約爲四比三稍強。晉寧治建伶，據清一統志在昆明西北（大約不能過二十里，因爲太遠便入山了。）今假定建伶故址去昆明城十五里，那就自味至建伶和自曲靖至昆明略同。用這個標準算作三在地圖上來量，則自曲靖稍西至貴州的郎岱恰爲四。不過自曲靖至昆明道路平坦，曲靖至郎岱道路崎嶇，所以計算道里爲昆明曲靖間的三分之二稍強，自不爲過。郎岱距北盤江不遠，和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蜀賈人所述：『夜郎者，臨牂柯江』的記載相符。據水經注豚水和溫水都在夜郎縣境發源，今按北盤江（豚水）發源於宣威附近，距茅口不遠；南盤江（溫水）在郎岱附近是只有支流的；不過酈道元足跡未出北朝，記長江以南的事雖然所用材料甚好，但他間有謬誤，這一段也是不能不加以鑒別的。（據郵政地圖，曲靖至昆明爲二二〇·一公里，曲靖至郎岱爲三〇五·三公里，亦爲三比四稍強。若以道里論再以沿

江的地域爲準，似乎茅口更合適些，不過茅口只是一個峽谷中的小鎮，有無遺址不可知，所以只好暫定爲郎岱了。）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十七縣，其記有水道的，計有：

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鐔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鰲，不狼山鰲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按鰲水即烏江乃至涪陵入江，非入沅的，漢志誤。）

母歛，剛水東至潭中入潭。

夜郎，豚水東至泛鬱，都尉治。

西隨，麋水西受微外，東至麓冷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

都夢，壺水南入尙龍谿。

句町，文象水東自領食入鬱，又有來唯水，虞細水，伐水。

這幾處地方，故且蘭，鰲，都屬於長江支流的沅水流域。（據志所記）。鐔封，母歛，夜郎，句町都屬於珠江流域。西隨和都夢都屬於紅河流域。據桑欽的水經本文：『沅水出牂柯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在鬱水並未提到且蘭城（經注的分，在此處各家無甚出入），但注中却說：『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豚水即北盤山，由北盤江到沅江發源處，中隔數百里，不能縣臨牂柯江上而屬地，到沅水上游。這是可疑的第一點。從北盤江而下，沿途皆高山深谷並無一處是有『江廣數里』的可以作郡治的。這是可疑的第二點。按『江廣數里』出於史記西南夷傳：『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廣州城下的珠江廣可數里這是不錯的，但要說貴州境內的北盤江也廣數里便不對了。所以桑欽只在沅水說到且蘭，在鬱水不提到且蘭，這是對的。只酈氏誤會了史記西南夷傳的意義將番禺城下的牂柯江誤作且蘭城下的牂柯江，因此且蘭城便無法安置了。

今按桑欽和班固只說且蘭在沅水發源之處，即現在平越和鎮遠一帶地方，更據水經沅水注：『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的源向東南流的，只有撫水，那古之無水應當即今之撫

水，而故且蘭應當即鎮遠了。水經注既言故且蘭臨豚水（北盤江）上，又言在無水發源處，中隔現在八九縣，相去四五百公里，顯然是互相矛盾的記載。這因為無水出自故且蘭一段，當採自漢魏以下的圖經，同時又誤會了史記的意思，認為故且蘭亦沿豚水，因此這一縣便無處可以適合了。楊守敬地圖中也認識了這個困難，便將故且蘭安在定番，對於豚水和無水兩頭夠不上，這便是調停之失，和酈氏原意也不見得相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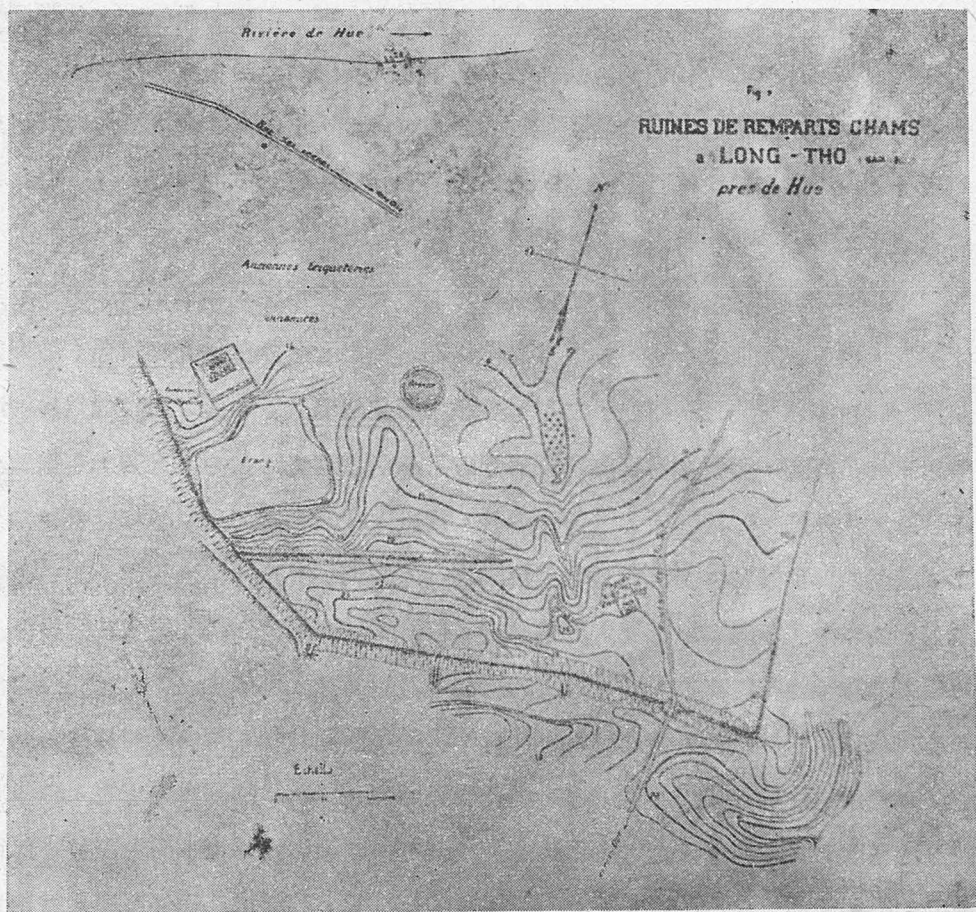
關於夜郎和故且蘭兩城，根據已有的證據，只好如此推斷。本篇未寫定之前，根據古今人的推論已經改動了好幾次，然而最後根據較早的材料來分析，只有如此。誠然，以郎岱為夜郎國都，似乎太偏西北些。但據後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在蜀郡徼外者，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接邛都國。』此處所言的蜀郡。係指夜郎立國時代的蜀郡來說的。當時沒有犍為郡，江陽（瀘縣），犍道（宜賓），等地還是歸巴及蜀。華陽國志巴志：『高帝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又兩割置犍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按犍道高后六年城，見江水注，江陽景帝封蘇息為侯國，見漢書功臣侯長，都不過大江。江水注引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感相如之言……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謂：『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至牂柯江』，亦即指此。所以自犍道以南，已至夷地。自犍道南的朱提（昭通），堂琅（會澤）都應當為夜郎旁的小國。尤其川滇大道上的堂琅（假定為 d'ang-lang），或竟有為頭蘭（假定為 d'ûg-lân）屬地的可能。（假定的標音，據董同龢先生上古音均表稿。）我們決不應當說某兩個名辭有雙聲或疊均的關係便貿然決定為一地。不過詳史記西南夷列傳，漢八校尉是從犍道先至且蘭，平且蘭後，南越已平，乃經由夜郎由頭蘭而北，再經邛，入蜀。所以頭蘭的地望頗有在夜郎之西，滇之東北，邛都以南，當朱提及堂琅一帶的可能。至於頭蘭和堂琅兩個地名，第一，並非絕對全同，亦非在陰陽對轉或其他等條件有根據；第二，他們的語源也全然不明瞭：說他們相同還嫌太早些。此外，從夜郎下牂柯江，只是當時根據商人的傳說，有此一番擬議而已。其時在今日貴州除去東南角的都江三合以外，浮船到廣西根本不可能。（都江三合一帶決非夜郎，因為水道和道里都不合。）所以八校尉平且蘭時，並未來得及到南越，顯然是受了交通的影

響。假如牂柯江上游真能通舟楫，那當時的八校尉恐也早已到了廣鬱了。照此說來，若以原來制越的動機論，開闢西南夷對此事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只是南中開闢，廣地萬里，有他本身的價值，也就不追問原有動機了。

牂柯郡晉時自故且蘭改治萬壽縣。華陽國志：『牂柯萬壽縣，郡治。』宋書地理志：『牂柯太守……去州（州治味縣）一千五百』，『萬壽令，晉武帝立。』前文說夜郎距味縣一千里，此處說萬壽距味縣一千五百，即萬壽縣到味縣比夜郎縣遠五百里。按現在郵路說，曲靖到郎岱三〇五·三公里，自郎岱到平壩為一四一·六公里，則萬壽縣或在平壩。若以茅口起算，茅口至曲靖為二八二·八公里，茅口至安順為一二九·七公里，則萬壽也有為安順的可能。因為中國舊法記里是不太正確的，例如照清一統志計算，自曲靖至安順六百九十九里，但鄭珍巢經巢文集牂柯十六縣答問，却說：『今日安順府至曲靖府計里亦八百里而遙。』固然一統志所說為舊驛道，鄭珍所說也許為新驛道；據獨立評論第六期丁文江先生漫游散記舊驛道比新道要近六十里，但說八百里出遙，便過當了。所以中國計里的標準，也只有相對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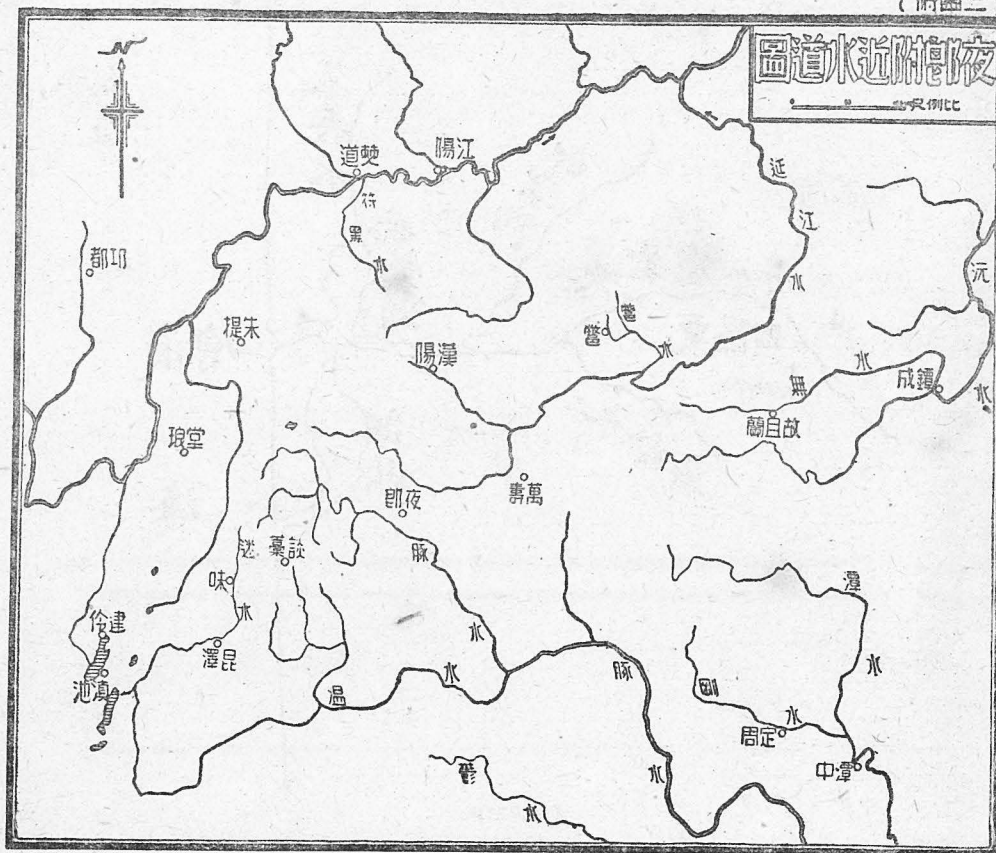
華陽國志蜀志云：『六年（上當有建元二字，當據下文犍為郡下云『犍為建元六年置，增『建元』二字），分廣漢置犍為郡，元封元年分犍為置牂柯郡（地理志云『元鼎』六年開，先此一年），二年，分牂柯置益州郡。』今案此節說犍為為廣漢分出，尚不盡合，因為應當也有蜀郡的地方，不過大體上是對的，又云：『犍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犍。』犍即今遵義，諸書大率無異辭。所以牂柯實從犍為分出，犍為的郡治犍縣，據漢書地理志後來也畫入牂柯了。史記西南夷傳：『（唐蒙）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又：『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這還是屬於犍為郡的。至以後到元鼎六年平定南越之後，『漢八校尉……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這時漢兵威所至，無不懾服，我們也不必懷疑於夜郎以西的朱提，堂琅，北的南廣，東北的江陽都屬於犍為，夜郎城却屬於牂柯，這正是因地制宜的政略。

夜郎自此以後爲漢內臣。據漢書西南夷傳，成帝河平中，夜郎與鉤町相攻，夜郎不受漢勸。牂柯太守陳立誅夜郎王興，平其亂。自後夜郎王不見於史，大抵漢已廢去其王了。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元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威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竹王三郎祠是也。』這一段大多本於邊徼傳聞，難爲信史。迎降的夜郎王，是夜郎多同，被殺的夜郎王是夜郎王興，後漢書誤混兩人的事爲一人了。只是封夜郎王三子爲侯的事，或者是曾有其事的。至於華陽國志或與後漢書抄自同一的舊史，但誤殺夜郎王的爲唐蒙，尤乖史實；水經注又沿華陽國志之誤，更難究詰了。



附圖一 西捲附近地圖採自鄂盧梭的書評

(附圖二)





(附圖三)

區粟(即西捲)附近的草圖(據鄂盧梭的書評)